

《上虞刘氏宗谱》及其文献价值*

张 剑

随着科举取士制度在宋代的高度成熟,宋代社会上下阶层的流动速度和幅度比宋前明显增强,再加上右文的国策及印刷术的发达等因素,导致宋代具有一定文学或文化色彩的“士宦”家族大量涌现。由于没有类似六朝的门阀制度可以保障这些家族的稳定地位,他们为了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站稳脚跟,非常注意敬宗收族和家族文化教育,而谱牒的编撰正是这一意图的具体化。宋代官修谱牒很少,“士宦”家族的私家撰谱活动则方兴未艾,这些私家谱牒,不同于六朝时期的“别婚姻”、“论门第”,而多用来申祖德、垂家训、溯源流、别亲疏、尚敦睦等伦理教化。因此内容侧重于家族先人道德、文章的宣扬和世系图及族人小传的编撰等。虽然宋人所修族谱今多已不存,但由于谱牒前后递修的关系,前代文献往往保存在后世递修的谱牒中。《上虞刘氏宗谱》可说是这方面的范例。

《上虞刘氏宗谱》是南宋理宗时名臣刘汉弼(1188-1245)的家谱。汉弼字正甫,上虞(今属浙江)人。曾任监察御史,左司谏,擢侍御史兼侍讲,以刚正不阿、敢于谏疏权贵为世人称道。刘汉弼的情况,《宋史》卷四〇六有传,但多不注年月,且有错讹之处,其家族资料更是难觅。检索收录宋人传记资料最全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也仅得刘汉传、刘汉仪、刘恢寥寥数人而已^①,构不成家族研究的必要资料基础。然而当我们看到了《上虞刘氏宗谱》,情况陡然柳暗花明,其中不仅有较详细的世系图和较多的族人传记,而且未见于《全宋文》的宋代文章即有数十篇之多,史料相当丰富。现存的《上虞刘氏宗谱》,有咸丰七年续修谱、光绪二十年续修谱、民国九年续修谱和年代未详的钞本,内容一脉相承,除民国九年续修本藏于浙江省图书馆外,其余三种上海图书馆均有收藏,本文介绍的是光绪二十年续修谱。

* 本文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项目编号:07BZW036)阶段性成果。

①见昌彼得等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五册,第3827页、3987页。然其言汉传为汉弼弟、汉仪为汉传弟,皆误,汉传为汉弼从弟,汉仪则为汉传兄。

一、光绪二十年《上虞刘氏宗谱》

《上虞刘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始修于南宋嘉定五年,纂修者是宁宗嘉定元年特奏名探花刘昌宗,之后历代曾有续修。据《宗谱》卷首《历代修谱题名》和《序篇》综合考察,明代至少续修四次:洪武年间礼部左侍郎刘鹏(翼南)续修;成化十八年刘峻续修;嘉靖元年刘佾续修;嘉靖年间刘瀟(月川)续修。清代续修至少五次:康熙二十四年和康熙四十九年刘初谦(君用)两次续修;道光初年刘世清(其康)续修(道光十九年刘镇扬组织族人缮写八部);咸丰七年刘燁(新斋)、刘权等续修;光绪二十年刘倬等续修。《宗谱》卷终刘倬《续修谱后跋》云:“吾族家乘溯自九世祖昌宗公创始,厥后有翼南、月川、君用、其康、蕙圃诸公相继纂述,率皆手录家藏,至咸丰七年新斋胞伯起而重修,偕族中诸前辈,取各家钞谱参互考订,校正付梓,装潢成册,分藏八支,以垂久远。……(倬)一切悉遵旧谱成例,依门循类,续而增之,不敢私意妄作。”可知咸丰七年前的明清诸谱皆系钞录,未曾付梓,而光绪二十年《宗谱》在体例上则与咸丰七年《宗谱》保持了一致。

光绪二十年续修《宗谱》为怀贤堂木活字本,共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内容大致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卷首和卷终,言修谱宗旨、修谱体例、历代谱序、历代敕诰、姓氏源流、入祠议规以及祠堂、祀田、墓所等信息;二是世系图表,从卷二至卷十,为总系和各分支世系图,使知身之所出,并尊卑长幼之序,是该谱的主体;三是族人传记资料、族人诗文选录及他人为本族人物事行文学所作的序跋题咏等,主要收录在卷一、卷十一至卷十四中^①。

宋代上虞刘氏有系出彭城和系出中山两种说法。《宗谱》卷首《受姓世次》先录一说:

刘氏出自祁姓,帝尧陶唐氏子孙。生子有文在手,曰刘累,因以为名。尝学扰龙于豢龙氏,事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杜伯,亦称唐杜氏,至宣王灭其国,其子隰叔奔晋为士师,生子士蔭。士蔭生成伯缺,缺生士会。士会适秦,归晋,有子留于秦,自为刘氏,生明。明生远,远生阳,阳生十世孙获,仕魏为大夫,秦灭魏,徙大梁。生清,居沛。生仁,号丰公。生端,端生四子:伯、仲、邦、郊。邦传八世至霁,霁生衍,衍生汙,汙生般,般生恺,恺生茂。茂之前,世居京兆,茂之后,世居彭城。茂生讷,讷生宪,宪生羨,羨生敏,敏生庆,庆生軫,軫生通,通生德威,德威生审礼,审礼生易从。易从传至五世,有仁晦。仁晦生三子:长翱、次翔、季奭。

此为彭城世次说。据《宗谱》卷首明万历年间刘氏族人刘思炜所撰《刘氏宗支

^①《宗谱》卷十三为“孝义、忠勋、理学、乡贤、文行、隐逸、宦迹、方伎、进士、举人”等,卷十四“节烈”按体例应归入卷十三中,而《宗谱》将之与诗词、记序并列入卷十四,殊为可怪,也许是因为卷十三内容过于庞大的缘故。

源流实录传》：易从五世孙刘仁晦仕唐，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其长子刘翱，居官建州，遂家于建之麻沙州；次子刘翔，官金吾卫上将军，翔居官廉明，为政慈惠，官建德军，遂家于淳安之五夫里；季子刘幽仕吴越王钱鏐，为将作监簿，左迁殿中丞，遂家于浙之上虞。刘氏兄弟三人，事义心仁，积德甚厚，刘翱十二世孙刘鸽绍兴间死王事，谥忠简；鸽孙刘纯于宋绍定年间死王事，谥忠烈；刘翔十二世孙刘幹靖康之变中自缢殉国，谥忠显；幹子刘子羽，谥忠定；子羽子刘琪，谥忠肃；世称五忠刘氏。如此，上虞刘氏与五忠刘氏攀上同宗。《宗谱》卷十四《记序》里有陆游《刘氏义门碑记》云：“上虞刘承诏，唐襄公德威之裔，德威七世孙愉避黄巢乱，自丛亭徙上虞。至承诏十世聚族四百馀口，内外无间言，畜犬化之，一犬不至，群犬皆不食，号孝义刘家。清献公叹异其事，闻于朝，有诏旌表门闾，复免其徭役，清献公复为之记，又故尚书献肃胡公沂赋诗赠之，皆藏其家。”^①同卷又有清献公赵抃的《刘氏义门碑记》和献肃公胡沂的赠诗。彭城世次说认为自己为刘德威之后，故又和义门刘氏攀上同宗。

《宗谱》又录一说：

邦传至四世至启，生十四子，第七子胜封中山靖王。胜生贞，贞生昂，昂生禄，禄生恋，恋生英，英生建，建生哀，哀生宪，宪生舒，舒生谊，谊生必，必生达，达生不疑，不疑生惠，惠生雄，雄生弘，弘生备，备生禅，传至盛唐有梦得，传至晚唐有仁晦，仁晦生三子：长翱、次翔、季幽。

此为中山世次说。观《宗谱》卷首刘思炜所撰《刘氏宗支源流实录传》、《刘氏宗谱辨疑考真集》二长文，力主彭城之说。然观《宗谱》所收墓志及他人题咏，或云系出中山，或云系出彭城，莫衷一是。实际上，彭城世次说虽似与史有徵，却漏洞不少。如刘汉弼谥号为“忠”，所居敕建为“忠谏坊”，如果其祖刘幽真的与刘翱、刘翔是亲兄弟，那么世人应统称他们为“六忠刘氏”而非“五忠刘氏”。况且《刘氏宗支源流实录传》本身的考证也有问题，如其云：“次子刘翔，官金吾卫上将军，翔居官廉明，为政慈惠，……官建德军，遂家于淳安之五夫里。”但浙江淳安始得名于绍兴元年（1131），建德军始设于宣和元年（1119），与刘翔活动时间不符，此处就有因攀附崇安刘氏而误福建崇安为浙江淳安之嫌。至于与“义门刘氏”的关系，更是连本族人都有怀疑，刘思炜《刘氏宗谱辨疑存真集》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明代上虞刘氏族人刘思鯤与刘时雨同谒智果寺，“邂逅一耆老，询以往事，耆老曰：‘传闻上世言义门刘与东门刘不族。义门刘旌表极盛，后因开运河破风水，遂遭兵火，星散四方，而今子孙靡有孑遗。惟馀姚、慈溪乃义门之后，虽盛不来拜扫峨眉坟墓。东门为之祭扫耳。’备述其

^①该文与施宿《会稽志》卷十三《义门》一文内容大致相同，第不知是施宿据陆游之文改编，还是刘氏族人据《会稽志》改编，托名陆游之作？《会稽志》前有嘉泰元年（1201）陆游序云：“既成，属游参订其概，且为之序。”陆游之文《宗谱》已注明“见《会稽图经新志》”，疑即指《会稽志》，似非伪作。赵抃之文则载入县志，并收入《全宋文》。

事。”虽然刘思炜力辩其非，但细观其辩言，并没有太强的说服力。因此彭城世次说编造痕迹较为明显，反不如中山世次说虽模糊但更自然一些。宋人对上虞刘氏世系主中山说者也较多，如宋程公许《宋户部侍郎刘忠公墓志铭》云汉弼“汉中山靖王之后，其先居金华，九世祖仕吴越武肃王，为殿中丞，左迁象山令，道由上虞，因家焉。”文天祥题刘瑜手迹亦云：“中山刘公翰墨”^①。但《宗谱》为了慎重，于《受姓世次》后附《彭城世次图》和《中山世次图》，并特加按语：“两谱相校，传次未见一辙，代远年湮，渊源莫考，姑两存之，以俟参稽。”这种态度较为客观。

《宗谱》以刘幽为始迁祖。幽字公达，仕吴越武肃王钱鏐为将作监簿，迁殿中丞，其子度因公干至上虞，爱虞之佳山丽水，遂卜宅峨眉乡朱里村而家焉^②。至汉弼时上虞刘氏已传至第十世。其间家族中似无杰出之人，中进士者只有第三世的刘瑜和第九世的刘昌宗。刘瑜系北宋祥符年间登第，距昌宗嘉定年间修谱的时间已远，因此无碑志等传记材料流传；昌宗虽中了进士，却是掺了水份的特奏名。宋代以降，科举能力的强弱常被人视为家族兴衰的标志，但在汉弼之前，刘氏并无多少可以炫耀的家族资本。到了第十世汉弼这一代，情况有了较大改观，五服内兄弟行中登进士者多达三人：汉弼登嘉定十年（1217）进士，汉传（1211-1286）登宝祐四年（1256）进士，汉杰登宋景定三年（1262）进士。汉弼任职台谏，宰相史嵩之引用私人，布列要地，汉弼首劾之，并密奏宜听史嵩之终丧，言皆剴切，卒谥曰“忠”。汉杰由进士仕武翊郎，历知通州、和州、安抚汉阳军，知嘉兴府，拜淮西帅，卒于帅府。汉传字习甫，自号归全居士，仕至监都进奏院，曾陛对四事曰：崇圣学、辟异端、伸直气、恤民隐。迁司农丞，出守南康，再知吉州兼江西提举，多善政。除吏部侍郎，官尚书右铨，进司农卿，累阶中大夫致仕，宋亡不仕，临终索笔书“生为宋臣，死为宋鬼，乐哉斯邱，兆足行行矣”之句，遂逝。汉传少年时曾往吴门受学何云源，云源得于建安二蔡，故汉传亦得沉潜伊洛之旨，著有《止善集》、《通鉴会评》、《洪范奥旨》。汉传五兄汉仪，字山甫，初与汉传皆受学于云源何氏，亦深究体用之学。后用特奏恩补为明州府教，调鄞县县丞，虽未登科第，却以理学闻名，著有《止善篇》。

汉弼一代之后，刘氏第十一世中仅汉弼子刘怡靠荫恩做过婺州知州，汉传子梯仕元为庆元路儒学学正，其他罕有闻人。终元、明、清三代进士出身者有两人：第十八世刘珩中明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第三十世刘锦藻中清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

①《宗谱》卷一《祖迹备考》：“三世祖讳少璵，更名瑜……公遗有手迹，所云‘巢父掉头不肯住’唐诗一首，末云‘祥符元年仲春日在天香馆雨窗漫录一过，刘瑜书’。卷首有文天祥题‘中山刘公翰墨’六字，二十四世秉正藏于家。”

②迁虞之人，《宗谱》中有幽迁虞和度迁虞两种说法，但宋人叶梦鼎《宋通直大夫昌宗公行状》言后者，此从其说。《宗谱》卷一《祖迹备考》载有幽墓铭残文云：“疾终越州上虞峨眉乡朱里村之私第。”可以推知幽生前已迁上虞。

然而科举事业的衰落并未导致刘氏家族的败亡。刘氏衰落的只是全国性的社会地位和声誉,其作为地方望族的区域影响力却一直绵延不绝。此间原因固然复杂,但《宗谱》的递修和维护无疑是构成这个千年大家族向心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宗谱》的文献价值

据笔者初步统计分析,《宗谱》所载宋代文献多达六十一篇(首)。包括:给刘汉弼的敕文诰词二十道;谥议三篇(刘汉弼、牟子才、张镇各一篇);宋人为宗谱所作序两篇(汪彻、刘昌宗各一篇);太学生、京学生淳祐五年(1245)上书三篇;文天祥与刘汉传书信三封;宋人祭刘汉弼文十一篇;宋人为刘氏族人所作碑传墓志十二篇(张九成、杜提举、刘昌宗、刘汉卿、程公许、叶梦鼎、文天祥、王应麟、谢枋得各一篇,佚名三篇),宋人为刘氏义门所作文两篇(赵抃、陆游各一篇);宋人诗五首(陈尧佐、胡沂、朱熹、赵与缙、赵必蒸各一首)。这些文献的真实性,多可以从传世文献和《宗谱》内容中得到验证。如程公许所撰墓志、赵抃所撰《刘氏义门碑记》均见于光绪十七年刻本《上虞县志》(又收入《全宋文》),文天祥致刘汉传三封书信见于《文山集》等。《宗谱》卷十四载汉弼十世孙刘本的《补校〈忠公奏议集〉跋》云:“复检家藏,得谥议、志铭、祭文,并制诰数十道。”可以推断《宗谱》中所收的这部分文献系出旧藏,大体可信。

上虞刘氏确实有注意保存和收集先人文献的传统。刘汉弼所撰《故中书舍人南丰先生曾公谥议》,其真迹尚保存于故宫博物院^①。写卷高35厘米、宽97.5厘米,行书,卷轴装,全篇三十三行,六百二十三字,书写时间距今将八百年。该文经刘汉弼孙德辉装潢成卷,时已入元;德辉传子履,履传子谟,时已入明;谟传子鼐翁,至清嘉庆年间传至汉弼十七世孙世学(字三馀),世学又传至重孙继晨(号小墅),许正绶为跋,时在咸丰十一年;继晨传至谨庵,是为汉弼二十一世孙,胡佚民为跋,已是宣统三年^②。可见此卷刘氏后人世守罔替,始得传世。无独有偶,刘汉弼四世孙刘履的一批手书诗稿,流传数百载,清咸丰年间经刘汉弼十五世叔刘未敬努力,从姻亲钱氏手中获得,从而将内容载入《宗谱》得以保存^③。

《宗谱》中所载宋代文献,除了陈尧佐、赵与缙、赵必蒸的三首诗和程公许所撰墓志、赵抃所撰碑记、文天祥致刘汉传三封书信见于《全宋诗》或《全宋文》外,其余均为二书所未收,文献价值较高。《宗谱》中还保留了宋以后大批刘氏族人及其亲友的传记、诗词、记序等,信息量更大,准确性更高,对于研究元、明、清刘氏家族的繁衍及族人生平都是第一手的材料。如元代刘履系刘汉

①张燕婴:《稿本〈故中书舍人南丰先生曾公谥议〉述略》,《文学遗产》2008年第3期。

②据谥议后所附元、明、清三代题跋和《宗谱》世系图及有关行状。

③据《宗谱》卷十四《诗词》刘未敬咸丰五年跋。

弼四世孙,号草泽间民,著有《选诗补注》八卷、《续编》四卷、《补遗》二卷,统名《风雅翼》,其重五臣注轻李善注,在《文选》诠释史上颇具特色;又有《忠公年谱》一卷、《草泽诗稿》四卷。今除《忠公年谱》佚失外,其余皆有刻本传世。但关于其生平介绍,研究者多据《上虞县志》及《四库全书总目》,细节则语焉不详,而《宗谱》所收谢肃的《明草泽先生行状》,对其有很详细的介绍。另外结合《宗谱》所收曾荣的《明礼部侍郎翼南公墓志铭》、柴兰的《明刑曹正郎清白先生正言公墓志铭》、魏骥的《明故文林郎常熟县知县正言公行状》、刘履的《选诗补遗自叙》、谢肃、夏时、戴良分别撰写的《选诗补注序》、余鼎庵的《风雅翼后序》、杨士奇的《风雅翼三集后跋》、曾鹤龄的《重刻风雅翼序》、履素道人的《重刻风雅翼序》、王大化的《刻选诗序》、胡纘宗的《重刻选诗序》、顾存仁的《重刻选诗序》、黄鲁曾的《重刻选诗序》等,我们对《风雅翼》的成书时间、过程及特点就能有很清楚的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刘履“作为元代遗民,他以儒家观念及比、兴体例诠释前代诗作,常常在笺释中寄寓着自身的易代之感,忧国之恻”^①。其实《选诗补注》等成于元至正年间,又何来作为元遗民的易代之悲?

诸如此类,充分说明了《宗谱》的文献价值。

三、《宗谱》所收宋代文献举隅

《宗谱》中的志铭传记,对我们研究刘氏家族的意义不必繁言。附带记载了一些宋代的谥议、祭文、敕诰、奏议等,对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推敲历史细节也很有帮助。如刘汉弼撰《故中书舍人南丰先生曾公谥议》,涉及南宋后期人们对古文传统的认识、对曾巩文章、人品的评价等,且系刘汉弼目前唯一完整流传的文章,弥显宝贵。关于汉弼的敕诰,也有助于使其仕履更加清晰。据史料记载,汉弼淳祐初曾复任职考功员外郎,据敕诰则可以准确知道刘汉弼复任考功员外郎的时间是在淳祐二年至次年三月八日之间。汉弼去世后,台谏、馆阁、三学、地方官都有祭文,这些也完整保留在《宗谱》中,从中可以看出时人对汉弼的评价和政局的认识,反映出丰富的时代信息。关于淳祐五年的太学生上书,《宋史》本传仅言“汉弼之没也,太学生蔡德润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阙上书,以为暴卒”,但上书时间及具体内容不得而知。《宗谱》中不仅有此次上书的全部内容,还载有京学生潘达则、陈棣荣等和京学生彭希孙等的上书,是研究宋代太学生和京学生的珍贵资料。特移录于下。

京学生潘达则、陈棣荣等上书 淳祐五年正月二十日

臣恭睹御笔,以春方半月,雷发非时,许令中外臣庶指陈缺失者。臣等曩以壬寅之雷应诏伏阙,事关廊庙,忠过于奸,圣度优容,不赐诛夷。臣等受恩,誓以身报。遂以去秋之杪,大臣奔讬,朝有起复之命。臣等再犯天颜,

^①见《刘履对谢灵运诗歌的接受与评价》,《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屡进阙下，力祈追制，以全天伦。陛下不惟不置之罪，且行其言。臣等感激涕零，生死骨肉，以为陛下刚明果断，超迈前古，凡所施行，悉愜輿情。此正公道开明之机，而臣等可为忠言之日也。此而缄默，是负陛下。

臣闻大奸难去而去之易，天下固以公道之已伸为喜；善类易集而集之难，天下尤以公道之未快为疑。迺者上下蒙蔽，纲常倒置，肉食者鄙，噤不发言。重以异端横兴，蛊摇上听，识者以为国事将非，元冲几于左衽矣。陛下烛理如神，灼见奸罔。不以草茅疏贱而废其言，不以起复既颁而重于改。一旦而去四凶，旬日而登三老。依奸附党之徒，以次摈逐；投闲置散之士，以次招徕。此皆庙谋独运，犁然有当于人心，而非左右诸臣能赞其缺，天下莫不服陛下之明，而幸公道之一伸也。然束帛之聘虽勤，而候驾之行犹滞。东海耆儒杜范，盍归乎来，乃有迟迟吾行之意；西川名士游景仁，宜幡然而起，乃有翔而后集之心；金陵旧帅陈子翬，屡托负薪；湘水勋臣赵南仲，尚勤读礼。他若岩栖穴隐，未闻朝聘夕行。陛下今日遣劝勉之臣，明日下催促之诏，即宜起发矣，而起发之期未报；不许辞免矣，而辞免之疏反驰。其迟回也似疑，其退缩也似畏。夫以天日开明如此，而诸贤疑畏，未能释然，毋乃公论有所未决，或者尚忧世道之反复靡定乎？是必有以致其故耳。

夫前日之容养奸臣者，台谏也，陛下已恕其不言而逐之矣。今日新除台谏，自刘汉弼既死之后，陛下谓能如汉弼否乎？夫台谏者，天下之耳目，公论之气脉也。台谏得人，则可以折奸萌，可以威不轨，君子有所恃而无恐，小人有所惮而不为，学校不必言，草茅不必争，陛下[不]^①必自为处分矣。台谏匪人，则无所可否，不别是非，不肯任弹击巨奸之怨，不肯坚扶持公论之心，必待学校之言，必待草茅之争，必待陛下自为处分，则将焉用彼台谏矣。臣等窃谓今日之事，大类元祐初。司马光、吕公著并相，今则相踵、相范矣；文彦博起于久闲，今则起十年去国之靖之矣；所擢察官，乃前日深诋新法之王岩叟，今则尝用抵牾奸臣之汉弼矣；记注苏轼、说书程颐，今则螭之头毡之上，皆得其人矣。元祐之岩叟无恙，犹不免不转为绍圣；今日之汉弼既亡，臣等私忧过计，不能不以忧元祐者忧今日也。今日之台谏何如哉？问之殿中丞、侍御史，乃前日无所异同之郑棗也；问之右正言，乃前日夤缘召试之汤中也；问之监察御史，乃前日不拂时相之胡泓，出入翹饰之孙起予也。中就职曾几日，闻谏疏欲诬善类；棗初居言责，是时揆席尚虚，乃模棱手而左右盼，奏疏来上，且谓“大臣之衰经方新，士庶之谤议未息”，是徒知护权奸之局，而指天下之公议为妖言也。道路传闻，犹谓棗于上前颇持异论，陛下自谓棗为何如人？泓、起予方除察官，六馆之士已流声为赋曰：“狡兔失穴，狐貉入台；嗟君子之独立，恐小人之再来。”“独立”指汉弼也。观此，二人断可识矣。就职凡几阅月，考其弹击，非报私仇，则摠

①“不”字据文意加。

细故。刘晋之，护奸之巨魁也，陛下已自逐之矣，乃疏其恶于既往；王赞，党奸之羽翼也，陛下亦自逐之矣，乃覩其词于已去，治小人仅止如此，未可谓之沉着痛快也。微一汉弼，芟莠奸臣，而蕴崇之，则此辈儉壬，布满周行，尚恐犹故，近者乃迫于公论之甚，不获已，仅去一刘伯正，未见其能差强人意。此臣等所不取也。

臣等伏睹去冬御札，有曰：“有言责者以谋身，而失其言王正。”御札又曰：“因得言以释私恨，摭细故而遗巨奸。”大哉王言，真足以诛今日台谏之心，而中其膏肓矣。彼何人斯，冥顽不灵，玩为故常，漫勿警省。夫当异论涛张，群情畏缩之日，陛下亲擢此官，正欲消奸党而来善类也。而宋、中、泓、起予犹怀私心，犹狃旧习，忘御札请擢之宠，念奸臣引汲之恩，此不捕之猫，不吠之犬，其负陛下多矣。况奸臣簸弄之遗毒餘恶，浸淫于天下，圉视当世，无非可言之事，凡汉弼身后之稿，欲上而未能者，尽置度外，寂寂无声。汉弼所请不拘月课，正欲台谏非时言事，今乃以有为之岁月，虚掷于拱默之中，窥其肺腑，迹在元祐而心在熙、丰矣。前日之事，犹人之一身，方病大肿，又苦跼蹐，四肢拘挛，身虑无聊；今则膏则针而废者起矣，精神改观，元气还复，犹恐喑哑不能语言，是块然木偶，虽大盗掩至，夺其资，攘其居，彼亦无所伸其喙矣。堂堂天朝，方当改弦易辙，舍其旧而新其图，倘此曹久污台省，安在其不为喑哑哉。呜呼，此善类之所以不至也。人主之置台谏，本为何事，今乃舍当道豺狼而不之问，方且睥睨正人，隐受指嗾，犹谓台省有人乎？

陛下之人，如累疏攻嵩之之谢方叔，乞斩嵩之之黄侔，言嵩之危国之刘应起，拂嵩之私意之张蟠，陛下既已召之矣，胡不择一二置之风宪弹评之地？观其出处大节，必有以忠陛下而快公论也。至若不阿之徐元杰，方当四学嚶嚶，百寮默默，元杰一书，深讽权奸，首倡国是，以若人而居谏省、长台纲，是庆历之欧阳修复出矣。若此命一下，诸贤尚复趑趄，是臣等诳陛下也。臣等于宋、于中、于泓、于起予本无旧隙，于元杰、于方叔、于应起、于侔、于蟠本非故友，特为陛下爱惜社稷、爱惜公论，不得不为陛下尽言之。窃观熙、丰转为元祐，全用诋排王安石之臣，独杨畏一人犹怀二心，是以初引李清臣，再引邓温伯，元祐之泰复为隍矣。今乃有甚于杨畏者，则绍圣之事，何堪再见于今日也耶。且今日方来之大患，犹伏于已去之大奸，台省略无一言及之。嵩之虽居苦块，实怀祸心，迹其生平奸深之状，陛下洞照之矣。若不明正典刑，亟加诛戮，窜其奸党，此等无聊，乃图报复。小则乘间抵牾，倡为调停，以开复来之渐；大则外交夷狄，内毒忠良，以重宗社之危。臣等日深凛凛，实在于此。

抑有大可忧者二，敢谨复为陛下告。一曰全善类，二曰择阃寄以固边疆。臣窃观嘉、淳以来，权奸得志，诸老凋零，陛下方眷郭磊卿而磊卿死，方眷李宗勉而宗勉死，方眷余天锡而天锡死，虽曰天不慙遗，而或者未免有

暧昧之疑。比者汉弼不死于家食废放之餘，而死于明目台諫之日，中外窃议，殊骇闻听，毋乃其子不躬尝药乎？诸贤疑畏，或以此奸谋叵测，长此安穷？东淮大帅，实握重兵，犹用前日之私人，殊非安边之良策。迺者张皇哨骑，虚喝愤兵，使庸儉之徒得以借口，欺君之罪，上通于天。及此闲暇，不谋易帅，万一结联奸人，复祖故智，非特为虚传边警，抑恐向道强胡，大江以南，赤子有不得安枕矣。陛下倘遴选正人，俾司台諫去此辈，特发蒙耳。陛下何惮而不为此。

臣等以学校而议朝廷，以草茅而忤台諫，苟怒而加臣之罪，杀臣等如孤雏腐鼠，正特易易耳。臣等累蒙圣恩，过加笑纳，倘有以仰裨圣德，万死不悔。干冒天威，臣等不胜俯伏战灼之至。惟陛下载赦。

京学生彭希孙等上书

臣等以王春明诏求言，尝于正月二十日及二月朔两叩阙下。初言台諫之依附，次论小人之进退，陛下不以臣等为狂为忤，而十已五六见之施行。臣等感佩圣恩，誓竭补报，苟有可言，不忍自默，况有关于宗社安危存亡之大计者，其敢爱死而不告陛下。

臣等闻：善人云亡则邦殄瘁，仁贤不信则国空虚。此圣经贤传之格言，谊辟英君之永鉴。惧之则理安，忽之则繆乱，今日之患，不幸卒至于此。陛下为天下忧，而天下为陛下忧。陛下超然远鉴，惻然长思，却顾为今日仿佛元祐之风声，而恐无元祐之光景。匪朝伊夕，章惇复来；偏重之舟，移右置左。首指司马光祖为奸邪，虽有陈瓘，无所措其力。陛下国事，恐有不忍言者。呜呼，天下之本，不若是之遽摇也。故缘陛下近日之一等人，溘先朝之露者，抱命不在天之恨；鸣朝阳之凤者，怀主不信己之疑。臣等心痛，不及援声，是以直突为陛下告。诸贤在朝，言者气伸，则小人之党与危，而陛下之宗社安；诸贤凋谢，言者气迫，则小人之党与安，而陛下之宗社危。窃迹陛下今日之事，大概若恐小人之党与忧，反不忧自危其宗社。臣等请得熟陈之。

前日台諫受恩陛下，归德权门，不肯为陛下逐怀奸之臣，乃日为奸相驱异己之士。陛下曰：“此奸人也，不可用。”于是乎擢刘汉弼，而小人之党危矣。然居无何而汉弼死。前日宰臣私宠嵩之，上蔑君亲，奸深如徐霖之所陈，隐儉如蔡德润之所指。陛下曰：“此奸人也，不可用。”于是乎相杜范。小人又一危矣。然居无何而范薨。给舍停宿諛臣，豢养奸党，不肯明辨纲常，以一正起复之论，而乃凿空缴驳鲠直之臣。陛下曰：“此奸人也，不可用。”于是乎用徐元杰，小人又再危矣。然居无何，而元杰殒。龙亡虎逝，善类扼腕，狐号鳬舞，群小弹冠，盖天未欲平治天下，不憖遗诸贤耶？抑诸贤之沦歿，而修短同一数耶？若以天祸国家而夺之耶？则陛下之进贤退佞、受諫纳言，固足以上符天心，下慰人望。夫岂天不祚宋乃尔耶。若以死生有命，何乃哲人尽萎而小人无恙，巨奸之党如渊、如伯正、如起潜、如斗南、如

赞、如晋之、如祥、如一荐、如光祖、如文虎、如容孙、如晋接，乃皆得康宁寿考，独不一死，何也？今来半载，丧此三贤。陛下今日举撤朝之礼，明日设赠赠之仪，圣虑渊深，亦尝惻然为之动念否乎？

汉弼入台端论事仅两月，风采振扬，奸邪股栗。一日，草疏未上而身已死。范总领百官，方愜人望，奏请数事，俱当人心。一日，晨兴犹能待漏，越夕则骤薨矣。元杰端亮有守，上前敢言，封还缴驳，不避仇怨。一日，犹能召诸生立馆下，诘朝则以暴卒闻矣。凡陛下囑以大任，图回更化善治者，乃皆相继而歿；小人分布腹心，图与济奸同恶者，乃皆顽然而存。天道福善祸淫，何乃屡夺陛下之贤者，而深佑奸相之党人，此理之不可晓者。喧传万口，牢固一辞，尽以郿坞之财，足以役使奸宄而神其毒；偃月之计，足以戕害忠良而秘其机。中执法不即闻，执金吾不肯向。发奸之地，而奸愈炽；摘伏之地，而伏愈深。缙绅不得全要领，而自保周身之防；学校徒积忿懣，而重叹无人之国。政党美食，常有晋姬胙肉之疑；宾席杯茶，常有广容蛇影之虑。凛凛危机，朝不谋夕，虽有明哲，莫克保身。有识之士，深以在外一窟为忧。乃者新除台谏，交章论列，忠忱恳切，词采激扬，或目之以李林甫之奸邪，或斥之以司马昭之狂悖，或云起行卢杞别驾之事，或乞早趋丁谓朱崖之行，正以除祸根而去毒本，保善类而安人心。陛下所意奖纳忠谏，言既风行，庶几善有劝而恶有阻，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今乃过为覆护，重于施行，名虽宽厚，实则姑息。一之曰宣论，二之曰宣论。臣等窥测圣意，不过欲全朝廷之体统耳。然而臣等观之，陛下自更化以来，凡奸相所荐进之小人，陛下今皆摈之斥之；奸相所忌嫉之诸贤，陛下今皆擢之用之。则是嵩之与陛下君臣之分虽存，而君臣之情已睽矣。想其身草土忧患之中，日怀蛇虎噬啗之毒，彼方蓄谋积忿，欲尽诸贤，以空陛下之国，而陛下乃深覆密护，欲全大体，以庇嵩之之家。陛下为史氏谋则善，为赵氏谋则疏；为嵩之谋则固，为宗社谋则危矣。

昔刘安世常论蔡确之流，曰确自谓齿发方盛，足以有为，意在他日时事变易，侥幸复用，搥泄祸心，此而可舍，国法废矣。是时延和宣谕，令具行遣条例，乃以丁谓朱崖之事奏，确之党人有在朝者营救甚力，加以同台之人如御史盛陶、殿中丞翟思不助安世一言，且隐有党奸之意，安世之疏十上，然后确有新州之窜，未几盛陶、翟思并行遣矣。今奸臣致毒，欲空善类，罪盖浮于确矣。陛下何忍于诸贤之死，而不忍一确之贬耶。毋乃今日尚有盛陶、翟思辈为之掩覆耶。且陛下所共天下者，正人也。不幸困蹶摧挫于前日奸臣之手，老死岩穴不知几人，而收拭拔擢于今日更化之初，霜木晨星，落落无几。如臣汉弼、如臣范、如臣元杰，皆一世景星之望，今乃相继死于暧昧之地，所存之数善士，皆陛下孤注，倘不信用其言，芟除祸本，臣恐奸谋滋长，善类无遗。嵩之攘臂而来，陛下茕然孤立，及已至此，陛下虽欲尽去嵩之之党，则已根据而不可拔；虽欲再见今日之君子，则已鱼肉而不可

生。悔之将何及乎？呜呼，党锢亡而汉亦亡，清流逝而唐亦逝，朝无君子，厥鉴若兹。苏轼有言：奸臣之始也，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盛也，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今日有台谏可用之言而不用，异日虽欲用之于干戈之下，则已晚矣。

臣等春孟之书，以台谏不称职为言，陛下今既去其鄙且吝者，而擢其直且良者，朝端可谓风采矣。然既用其人，当用其言，乃犹豫而未决，依违而未行。此臣等所未喻也。臣等书生，献之一书，劝陛下察奸谋而全善类。昨汉弼死而范与元杰尚无恙也，倘陛下早行臣等之言，则清献之谥不必旌一鉴之亡，六馆之士不至讼司成之冤矣。往不可谏，来犹可追，愿陛下精加宸虑，特发睿断，力行新除台谏之言，亟正已去奸邪之罚，怜三贤之遗忠，伸六馆之士气，庶几诸贤进为身谋，而退无虑，天下尚可为矣。臣等闻人主无他职事，惟论宰相不已。自臣范之在揆路，天下注望，以为司马光，不幸范死，识者以为元祐寒心。然温公薨而公著、纯仁尚可倚重，范死之后，陛下当求如公著、纯仁者，继范芳躅可也。如何右揆之虚凡三阅月，使奸人垂涎鼎食，神机鬼毒，往来不已。陛下倘不亟加省察，殆见诸贤尽摈，流祸无穷，生灵荼毒，不可谓仁矣。失此不图，奸人得逞，必大报复，俾一再立，宗社忧危，难以言智。惟陛下幸裁。

太学生蔡德润、陈咏等百七十三人上书 六月六日

臣等学校诸生，蒙恩教育，平时所讲明者，唯知有君有父有师而已。臣等窃见更化以来，收召君子，布任要路，凋零摧折之余，落落已如晨星，而肯为陛下任责者，屈指不过数人。数人之中，曾不数月，乃有大可骇者。侍御史刘汉弼入台，方明目张胆，为陛下别邪正、争是非，不及两月而暴卒，众已疑之。右丞相杜范方入相，开诚布公，为陛下立纪纲革弊幸，不及三月而暴薨，众尤疑之。学生诸生虽疑之而未敢发者，盖台端揆席，与诸生势分隔绝，虽往吊之，而踪迹未易辨明也。起居舍人兼祭酒徐元杰，自初筮仕，已著直声。去秋朝阳一疏，为国家正纲常，为天地立大极。陛下方亲之任之，天下初宗之仰之。今春兼长成均，日与诸生讲贯义理之学，教诲不倦，自袁燮之后始见其人。五月二十八日遍历斋舍，听其议论则洒洒，望其缙绅则颀颀。二十九日，再招诸生立之馆下，亲以课册，一一点授，未尝神昏气惰，有将病之色也。越二日，则以讣闻矣。诸生闻之，以为传之者妄也，未几，而报者再至，诸生莫不痛哭大骇，亟往视之，见其口鼻流血不止，身体青瘀如伤。问之，皆曰，朔日之午，犹且揖客，暴毒忽发，爪甲先裂，亟命医视之，投以解毒等剂，已不可救矣。停尸在堂，缙绅往临，目击心骇，涕泣相告，知其为中毒明矣。陛下之左右能有几君子，今日毒一人，明日毒一人，昔日有一网打尽之祸，安知无一药毒尽之术乎？今日之妖邪，斥而已去，去而未尽者未尝有一人之暴亡也，何独宰相如杜范、台谏如刘汉弼、给舍如徐元杰，陛下方亲之深任之笃，而皆以暴亡告耶。昔小人有倾君子者矣，或

置之岭表,或窜之海岛,不过使之自死于蛮烟瘴雨之乡,而今蛮烟瘴雨不在岭海,而在陛下之朝廷,长此不已,不惟死者无愆,而生者或且岌岌乎殆哉。臣窃见丙午、丁未一厄运也,幸而天目开明,君子菇进,可以消弭厄运,今乃君子之党日消,小人之党日炽,丙午、丁未在日前,臣等窃为之凛凛也。春秋时华督杀孔父,君子以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此虽臣子之所讳言,而为人君者所当深察也。陛下以宽大待小人,自谓小人不忍负我也。陛下之左右前后,岂能尽信之乎?嗜利之徒,滔滔皆是,一念之惨,何所不至。天下之君子观此景象,召者未必来,来者未必留,留者未必敢竭力为陛下用矣。自昔乱臣贼子欲亡人之国,必先空其国之君子,君子既空,国亦随之,可不惧哉。且京兆所以发奸摘伏也,坐视而不之顾;台谏所以风闻觉察也,迟疑而未之言。满朝汹汹,含怒切齿,闻之道路;都堂会食,踌躇相顾。疑虚影烛之杯,每搁箸而不下。果如是也,国尚可立乎。在《易》云震及于邻,则至于其躬者可虞,剥至于床,则及于其肤者已迫。陛下于此可不深长思乎?

臣等于陛下义则君臣,于元杰之死,诸生不容于不言,自其子孱弱,含冤莫愆,诸生于师犹父也,所以感冒雷霆之威,敢触小人之锋者,盖不得已也。陛下进用君子既端,而主张君子,不可不力;诡秘之事,不可不明;阴毒之害,不可不究。如徒曰优恤赠典隆奖虚文足以谢君子之死,臣等恐忠义之魂魄,必不瞑目于九泉矣。欲望陛下奋发睿断,大明典刑,锄小人未绝之根,弭君子将来之祸。庶几小人知忌而戢其奸,君子有所恃而安其位,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不胜拳拳,俯伏俟命之至。

《宗谱》中有三篇宋代谥议,刘汉弼撰曾巩之谥议,已公之于众^①;其余两篇是太常博士牟子才为刘汉弼所撰谥议和考功郎官张镇的覆议,并录如下:

户部侍郎刘汉弼谥议 牟子才

敕太常议故户部侍郎刘汉弼谥法后,征太常博士牟子才撰议,曰:自古权奸之柄国,率先呼朋啸类,布居要列,以为心腹羽翼之用,以张大其声势,为一时控搏爵位计。故蔡京在崇、观,则来乔年、刘柄余、叶梦得、林摅以为之党与;秦桧在绍兴,则有林一飞、曹咏、张扶、徐嘉、张炳以为之左右。非得石公弼、汤鹏举诸人明目张胆,连疏排击,则元恶衰凶,天下受祸,而社稷危矣。淳祐权臣,学术不逮京、桧,而遽有京、桧之位;才智不及京、桧,而祖述京、桧之奸。其一时气势炎赫,薰炙宇宙。贤者去之,懦者怵之,不肖者骛趋之。不为王良之诡随,则为小人之容悦,不为乡愿之同流合污,则为鄙夫之患得患失。往往舐腥啄腐,冥行富贵之途,睚眦权势之市而不知止,一旦柄臣去位,则相与合谋,并图起复,以保其已失之爵位。夜半片纸,出于人意所不及料,于是邪党携离,奸谋解散,而太常少卿刘汉弼由谏

^①张燕婴:《稿本〈故中书舍人南丰先生曾公谥议〉述略》,《文学遗产》2008年第3期。

坡而擢台端矣。五事之奏俱足兴起人心,而造膝密陈,又谓权臣斩然衰经之中,而遥制朝廷之上,愿陛下听其终丧,亟选贤臣,早定相位。此一疏传,风采振扬,而金渊、郑起潜、陈一荐、濮斗南、韩祥、马光祖、谢逵之徒次第弹劾矣。中外百僚耸然知惧。使天佑忠直,假以数年,则甘言而蜜刃,柔貌而笑刀,力足以祸天下者,断无出而为恶之忧。珉中而玉表,凤鸣而鸷翰,智足以欺天下者,立有坏植散群之势。而朝廷清明,吾道昌泰矣。何畏乎奸邪之张皇耶。岂期行未远而轴已摧,室未成而栋旋挠,此志士仁人所以痛心疾首,为国家兴殄瘁之悲也。

揆以谥法,德有馀而爵不称,法未应谥,而公论之所宜谥,特命易名,所以劝天下为善者也。然征其行实,仅有岁月一纪,不过书爵位之践扬,记官资之升陟而已,其于文学行义则未之详。因记嘉熙间与修《中兴大典》,见公所修《宁宗实录》初草,事核文赡,整整有法度,每叹公笔削之严。既又问公所往来者,则言公天资融明,所蓄深厚,见于接物,则和平乐易,温然如春风和气之袭人身,及其敢言,则凌厉峻峭凜然如秋霜烈日之不可犯。子才又从公家得《奏议稿遗》。考之,凡圣君之过失,朝政之缺遗,边鄙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才之消长,相业之污隆,兵财之多寡,和战之可否,帅权之分合,靡不尽言,与后来斧奸之疏同一鲠挺。非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自靖自献、尽己之谓忠者能尔也耶。夫忠在社稷,名在天下,理在人心,已足征考。而天子又曰:“朕励精思治,去佞任贤,时则有徐元杰快鸣阳之风,继则有刘汉弼正触邪之豸,属方倚之为重,国人亦皆曰贤,何天不憖遗,夺我忠臣以往耶。”是忠臣殉国之诚,贯彻上下,昭昭如此,又何待征其行实,考其碑铭而后可信耶。谨按谥法,虑国忘家曰忠。公之忠诚,天子所褒,公论所许,订以一忠字,不应法耶。谨议。

户部侍郎刘汉弼谥议 张镇

本部请官覆谥法后,承朝请郎秘书省丞兼校考功郎官景献府教授张镇撰议曰:君子小人之进退,国家治忽之所由分也。方群阴瞶冥,植根盘固,进险狡以轧善良,褒恶邪以排正直,彼自以为得志,然物穷必反,否倾则泰,一君子得兴,而奸倖褫魄,坏植散群。朝廷以之清明,乾坤以之轩豁,一脉元气,充实流贯,使睚眦伺间之徒,无复有覆出之虑,则其有功于社稷,顾不大欤。

呜呼,此故侍郎刘公之所以为忠也。公之为忠,为何如哉。当豸府之初除也,以纯实不欺为上所器。公首陈三事,拳拳以定规模、正体统、远谋虑为言,其于格君之义,已知所先务。是时权奸柄国,声势赫张,呼朋啸类,布列左右,至用其腹心为言事官。公察其回曲,弹击不少贷,以此忤权臣意,力申词请而归。甲辰秋,权臣以父忧去位,图谋起复,奸徒瀚訛,相与护冰山之颓,日夜引领以俟其来。至公以奉常召,俾奸倖则群起而攻之,盖恐正人复用,而彼之计不得以逞矣。圣上天造神断,夜半片纸,斥逐四凶,而公

入骑省，登横榻，正邪消长之机，于是始判。公感激主知，尽言无隐，五事之奏，剴切当心。且谓宰臣以父忧去位，张皇边事，以实其金革从权之说。一时台谏既不能自发一言，而反忌言者，至行搜捕以箝其口。又密奏两疏，乞令宰臣终丧，亟选贤臣早定相位，且引钦永之依王氏、统勛之附贾充，以讥切奸臣之党。上览奏感悟，未几二相并命，奸距始脱，赖公密奏之力为多。至于白简之所弹击，皆权臣之羽翼腹心，盘居要路，当世之所切齿者。狐兔窟穴，一扫而空，善类之气，久郁而复。伸公论之脉，既微而复续，则公锄奸划愿之功，盖与古者膺惩同一轍也。

公资稟纯明，识趣正大，居今学古，尤明于义利取舍之辨。尝谓士大夫穷达有命，苟依附非人，躐等躁求，他日势去援孤，所得毫芒，所丧邱山，虽欲痛自澡濯以复于善，不可得也。公之高见远识如此，宜其所见之卓，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独惜夫用不及久，天不慙遗，识与不识，莫不兴殒瘁之悲。

然公之年虽不满德，而忠贯日月，名塞穷壤，历百世而常存；其视怀援固宠，非道窃禄，以糞秽宇宙，虽有盗跖之寿，奚取哉。公歿之后，天子有忠臣之褒，率常取一字易公名，盖将示天下后世之劝也。夫人臣怀忠以事君，亦惟尽其道之当为耳。故当世运休明，精神聚会，妙弥缝于藏用，泯智名于无迹，时则有忠之实，而不知有忠之名；迨夫淫朋坚固，公道湮塞，厉鹰鹗搏击之志，奋山岳动摇之威，时则忠之名著，而忠之实益显。是知尽忠者，臣子事君之常道；褒忠者，国家厉世之大经。以此而表公之行，其谁曰不然。谨右件状如前，令表本官给该赐谥，候勅命指挥下日出给谥告付本家，仍牒照会，伏候指挥。闰十月四日奉圣旨，依奉。

张镇所撰谥议后附有敕告日期：“敕如右，牒至奉行。淳祐十一年闰十月四日，尚书吏部故朝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致仕刘汉弼牒，奉敕宜赐谥曰忠。牒至准敕，故牒淳祐二十^①年正月□日，书令史给。”因此可以肯定刘汉弼被赐谥“忠”的准确日期是淳祐十一年闰十月四日。宋制：“法当定谥者，皆太常博士议之，考功郎中覆之，乃以上于朝而降敕。”（黄潜《跋南丰曾公谥文定覆议》）观此两篇谥议，可以对这一制度有更形象的感受。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①“二十”当为“十二”之误。